

村口

□田瑜

村口离我们家也就百来米，向着大海。先祖们在村口筑了一条山冈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，以青松和香樟树居多，防御风水，还让整个村子冬暖夏凉。最老的那颗香樟树，三个大人合抱不过来，很多年前就已空了心，离地面一人高处有个大窟窿，一条条粗壮的老根爬出黄土地，蜿蜒盘转在绿油油的草坪上，枝叶一年四季郁郁葱葱。孩子们称老樟树为树爷爷，经常在树洞里面玩躲猫猫。

过年时，我们选在村口拍全家福。孩子们还在梳洗打扮，父亲已一个人伫立在村口。

“阿爹，您也去换件新衣服吧？”我走过去说。

“不用了，这身衣已穿习惯了，挺好的。”父亲淡淡地说。我知道，父亲这套卡其布中山装是母亲请裁缝师傅上门量身定做的，洗得有些发白，上面留有母亲缝的补丁。父亲凝望着村口对面的山冈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那时，村口那条刚好能通过一辆手扶拖拉机的黄泥路，几乎是全村人走向外界的唯一通道。隔些日子母亲就要上一趟城里，给家中添置一些日用品。到城里有三十多里路，如果没能搭上进城的拖拉机，母亲来回都得步行。为了不落夜，母亲每次进城总要起个大早。等我醒来，知道母亲上城里了，并不吵闹，相反会有一份美好的期盼。吃过晌午饭，我就盼望着太阳快快落山，因为当太阳躲到山后面去时，母亲也该从城里回来了。

我独自来到村口，瞧着地上自己小小的影子被渐渐拉长。几只小松鼠在树梢上跳来跳去，鸟儿们从头顶飞过，叽叽喳喳，钻进了树林。终于，远远地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我飞奔了过去。母亲蹲下来，一手搂抱着我，一手伸到挎包里掏着，塞给我一个透红的大苹果。

在我大些的时候，母亲去赶集就会带上我。说

是集市，也就是在村口的路边摊。每到农历逢五逢十，本村和周边几个村的乡亲们就会自发来到村口设摊，沿着山冈脚下，整整齐齐摆成一排。集市上的农产品大多是自产自销，小鱼小虾之类的小海鲜也是自个儿从海里摸来卖的，再说是乡里乡亲的，买卖过程中很少有人斤斤计较。每次赶集，母亲都会称上一小块猪肉，偏肥的那种。母亲把肥肉割下来，熬成猪油。家中那口二尺镬上面可以蒸好多碗菜，若是当餐蒸出的新鲜蔬菜，母亲便会拌上一小坨猪油，香气扑鼻。

上初中时，我就住校了。学校里有食堂，但只管蒸饭。母亲早早为我准备了个特大号饭盒，椭圆形，估计可以蒸两斤大米饭。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家一趟，餐桌上母亲总是特别热情地往我碗里夹菜，似乎要为我补足一周的营养。周日的中午，母亲就开始着手为我准备带到学校吃一个礼拜的小菜。母亲在灶台上忙，我帮着烧柴火，一边聊些家常事。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光。母亲把炒好的菜一盆盆排在灶台上，等凉了再装入罐头瓶，每装一层压一下，每个菜的分量都特别足。每次我走的时候，母亲总会亲自把我送到村口。母亲在递给我两个沉甸甸的布袋时，不忘再叮嘱一番，“走吧，好好读书，不要想家。”

我肩上背着书包，一手提着大米袋，一手提着小菜袋，慢吞吞地拖着腿走着，村口那条熟悉的黄泥路仿佛比平日里长了几倍。走到桥头，我回头远远望见母亲还在村口伫立着，夕阳下的母亲金光闪闪。

后来我上大学，再后来留在了城市里工作，回家的次数就少了。然而每次遇到挫折，或是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就会往老家跑——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陪母亲唠嗑。这时，母亲会搬把竹椅陪我到阳台上坐着，我一般不会和母亲说出心中的困惑，但每次和母亲就这样在阳台上坐上半天后，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。

在一次出差的途中，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，说母亲出车祸了！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大地一片苍茫。窗外，一排排的梧桐树飞速倒退着，列车却似乎没有了终点……

回到家中，左邻右舍一个个红着眼圈向我讲述：你母亲前几天还挨家挨户分送玉米棒子，说是要去城里帮你照顾孩子去了，想不到……

我来到村口老樟树的跟前，傻了似的站着发呆，发现树身上挂了一块牌子：香樟树，树龄510年。小时候，每次母亲进城总来不及与我告别，不告别也好，不告别也就永远不说再见。母亲是太累了，躺在村口对面那短松岗上歇息，永远守望着她的家，她的孩子们。

如今村口那条黄泥路已被拓宽成水泥路，集市也搬迁到了新盖的农贸市场。每次，我驾车回到村口时，总会降下车窗玻璃，转头望一眼，告诉母亲，她儿子回家来了。

电话：6660 邮箱：tougao@cmb.com.cn

村口



二哥

□陈正飞

今年正月初二，家兄二哥溘然长逝，我的胸中布满悲伤。当春的天气十分反常，寒雨连绵月余，不见暖阳，恰如我的心境阴沉湿冷。

二哥是要强之人。通江达海的苏中农村是我们的故乡，她沃野千里，河渠纵横，物产丰饶，可当年农业政策和体制不对路，人多地少，每家每户收入分成都很少。我家更因为基础薄、吃口多，日子过得很窘迫。二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人世，正是全家最为艰难的时月。好在他聪颖早慧，懂事上进，学习优秀，年年获得学校奖状奖励，并一举考取全县唯一重点高中。在苦涩沉重的生活中，这给双亲和全家带来莫大的振奋，被寄予靠读书跳出农村、光耀门楣的希望。然而，他在县中生活读书未及一年，“文革”猝然而至，二哥和他的众多同辈人一样，美好的大学梦、憧憬的就业路遭无情打断。二哥依然自励自强，刚满十八岁，便决然投身军营，要在部队大熔炉中锻造自己，寻求出路。四番寒暑春秋，他光荣提干，继而戎装廿载后，转业在宁波市级部门工作。

二哥是爱心兄长。我俩相差10余岁，从我背上书包走进学堂开始，便一直感受着他的影响和关爱。小学三年级开始，家中和二哥的通信就由我来承担，起先是母亲口授，后来是母亲讲个意思，我遣字造句完成。二哥的字大气工整，常有新词儿出现，写信也成我从中受益、学习的途径。二哥是我少年成长的榜样，我庆幸有二哥这个偶像。二哥探亲回家时，除了带糖果、糕点，还带钢笔、笔记本、纸笔、画报，这在那时的农村是稀罕物。我把它们带到学校，同学们个个露出羡慕的神色，让我得意得不行。这些光洁精致的学习用品满足了我的小小虚荣心，滋润了我的内心世界，促动少年的我心向远方，立志高远。我入读初中时，国家已恢复高考，二哥特地寄来一套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，约有十六七本之

多，予以实际的鼓励和支持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省城工作，父母亲忧我孑然一身独处外地，盼能到宁波落脚，又是二哥牵头奔走，圆了双亲意愿。

二哥是个坚强男人。他形象清俊整洁，思维灵敏快捷，办事谨慎利索，我向来以为，凭聪明勤奋、处世端方，他必定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美的生活。但造化弄人，正值壮年，病魔来袭，严重地扰乱了他正常的人生轨迹。面对突来的疾病，二哥调适心态，积极治疗，与病魔顽强斗争10多年，赢得了主动，一直上班到退休。

也许与病痛拼搏付出太多，居家休息后，二哥的身体衰退明显，慢慢失聪失语，肺部反复感染，只能进食流质，生活质量逐步下降。虽然如此，他仍热爱生活，关心时政，注重学习，保持着平和豁达的心态。在生命最后阶段，坚持让我们去忙各自的工作，不必挂念。由于交流不便，在二哥病重之时，我把“也曾执笔仗剑闯有南天一席之地，还须秉持初心再续康健新一程”之语微信他，衷心祝愿他鼓起信心，渡过劫难。可惜，天不假年，二哥还是远离了深深眷恋的人世。

痛失手足，悲哉伤甚！

二哥